

大麦嘴

石泽丰

大麦嘴是一片地畈之名，在我的老家，位于村庄西南端，形状如嘴。一块一块的耕地由北向南渐次低落。大麦嘴的南端，也就是在“嘴”尖的前面，有一条河，河水夏涨秋退。水涨起来的时候，常常把地势低处的耕地淹没。十年九涝，对于大麦嘴最南端的几块耕地，乡亲们后来也就不耕种了，任其荒废。

在我印象中，大麦嘴好像没有种过大麦，也许在我出生以前种过，否则不会取上这名儿。我记得在那片土地上种过棉花、山芋、芝麻和小麦等农作物。三十年前，我常常跟在父母身后，去自家地里拔草，收割庄稼。庄稼年年丰收，不仅因为那里的土地肥沃，还因为那里长年不会干旱——靠西边的嘴角处，有一个泵站，专门用于灌溉。水渠从西边嘴角通到东边嘴角，从河里抽上的水，能灌溉到大麦嘴的每一块耕地。站在水渠上向南而望，总觉得这片土地有一股母性，它不同于年年种出颗粒饱满稻子的汪家垄农田，也迥异于屋后我们儿时玩耍的黄土坡地，它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生命温度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种温度，正同于我多年前冬夜入睡时，母亲悄然在我身上加盖了一件棉被时，那种沁入肌理的透彻的温暖。可这也是在母亲失去劳动能力，不能再到大麦嘴种棉花后我才意识到的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再也享用不到母亲用自己种的棉花，弹成棉皮给我定做的棉被了。以致于每每冬季来临，我也只能极不情愿地买一些不知什么棉心的被子，凑合着盖在身上抵御风寒。

我对大麦嘴的好感，还缘于它南端的荒地，那是我们放牛的好去处。不上学的日子，我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赶着牛直奔

那里，将牛散放着，我们自己则在草地上摔跤、做游戏，常常到暮色四合，才肯牵上各家的牛，朝着灯火亮着的村庄走向。现在想来，大麦嘴虽然收藏了我们太多的欢乐，但也记录着我们最深的沉痛。那是一个丰水季的下午，冬水和几个伙伴将牛放好后，偷偷溜到了附近的河里，他俩是纯粹的旱鸭子，一点水性都没有。然而，禁不住好奇、斗胜的心理诱惑，他们一步步探向水深处嬉戏，正在兴头上，领头的冬水却一脚踏进了落差近两米高的低地，怎么也爬不出水面。当人们从远处跑来救援时，冬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比我们年长五岁的旭光，一直不肯放弃，喘着粗气给他做人工呼吸、做胸外心脏按压……冬水的离开，让全村人感到心痛，包括旭光的奶奶。她是村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从那时起，她就向后人交代自己的后事，要求死后葬在大麦嘴，以自己的身躯为全村人祈福、消灾。旭光的奶奶去世后，



生命的倔强 盛近 摄

旭光的父亲遵从了她的遗愿。此后，村里竟真的再也没有发生过溺水事件。

三十多年来，大麦嘴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年年春天等着村人播种，秋天等着村人收割。当年种地的那些主力军，现都已年过六旬，有的已经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。而作为后辈的我们，有的已读书考大学离开了村庄，定居在城里，像我和旭光，还有人则弃下锄头赴外打工，过起了工厂生活。大麦嘴的耕地就像母亲的乳房，在缺乏营养的岁月里，渐渐干瘪起来，成为一块贫瘠之地。

上次回去，我特地站在水渠上凝望大麦嘴，却怎么望也找不回儿时的温存。听说泵站已十多年没有启用，水渠也有多处塌败，就连今年下半年这样的干旱天气，泵站也未曾向大麦嘴的耕地输送过一滴解渴的水源。时值深秋，冷风吹袭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这也许是大麦嘴在向我打招呼吧。闭上眼睛，轻许一声，您好，远去的大麦嘴！

岳母

蒋立中

今天七七，岳母已离开我们49天了。按照农村习俗，七七送灵，岳母的丧事才算真正结束。很早就想给岳母写点东西，却总因种种理由未能落笔，或许因为岳母太好，竟不知如何下笔，直到她的猝然离去。

今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三日零点三十分，岳母仙逝，享年89周岁。是夜，屋外星月无光，万籁俱寂，偶尔传来秋虫阵阵悲鸣。岳母静卧于床，双目紧闭，人事不知。从发病到当晚，已整整两天，岳母几乎没睁开过双眼，没说过一句话，没吃过一丁点东西。她的呼吸时而急促，时而平缓，直到越来越微弱，越来越无力，最后停止。我和她所有的子女、儿孙几十人一起，跪在床前，哭泣、呼喊、烧斗钱，以最后的陪伴和不舍为岳母送行。冥冥中，似乎真有那么一缕魂魄，从床面缓缓升入天空，飘向那不可知的极乐世界。

岳母可能真的坚持不住了，尽管再过18天，就能迎来她的89岁高寿。就在前不久，她的五个儿女还在一起商量，准备为她过一个隆重的生日。只是万万想不到，岳母和我们所有人没有等到这马上就要到来的一天。这种遗憾和无奈是难以言说的痛，更是无法补救的伤。

第一次去岳母家，她已年过六十，可一点儿也不显老。身材高大硬朗的她，说话犹如惊雷，一出口，几里外都能听见。岳母勤快又麻利，肩能挑，背能驮，上山能打柴，下田能插秧，样样都在行，简直胜过男人。做起事来风风火火，不怕吃苦，什么脏活、重活别人不干的，她干。在我印象里，岳母整日都在劳做，少有休息，似乎从来不知疲倦。因为岳母的勤劳节俭，一大家子的生活总是吃穿不愁，红火安乐。

岳母性情温和，极能忍耐，从不轻易发脾气，从不多说别人一句坏话、不搬弄是非，又极为热心，碰上有困难的，二话不说帮上门，因而与叔伯妯娌、乡邻亲友相处得很融洽。岳母去世，亲友邻里无不伤心落泪。在家中，岳母更是为人公婆的典范，与儿媳共同生活近40年，几乎没闹过一次矛盾，没吵过一次架。岳母待我也是极好的。犹记七八年前，我被查出患有糖尿病。此病难以根治，弄不好就容易引出并发症。岳母嘴上不说，却四处打听治糖尿病的民间单方。听说南瓜能降血糖，岳母喜出望外，从此每年都要专门为我种一大块地南瓜，那几年，我吃尽了南瓜肉、南瓜子。

待女儿出生后，我与妻子忙不过来，经常连做饭的功夫都没有，岳母便经常挤出时间两头跑，赶来帮忙。待我的双胞胎儿子出生后，岳母直接成了我家的专职保姆，以致于岳母不在的日子里，我和妻子竟连孩子的奶粉都不知放多少量。最近几年，岳母身体大不如前，可她仍然坚持照顾我们，直到今年五月初，岳母腰痛发作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

以前岳母常说，她一定要保养好身体，要亲自参加侄孙女、外孙女的婚礼。今年国庆，女儿出嫁，岳母高兴，愣是早早地便在子女们的搀扶下来到我家，看着女儿梳妆打扮，看着女儿坐上婚车。那天，岳母笑容满面的样子，像极了春天的桃花。只是没想到，那竟是岳母最后一次来我家。愿老人家在天堂安息。

“够”即为福

郭华悦

偶遇善写毛笔字的友人，请其帮忙题个“福”字。哪知，友人大笔一挥，一字出现在笔下，却不是“福”，而是“够”字。

看我一脸诧异，友人说，够得着便是福，这俩字呀，其实就是一个意思。

之后的闲聊中，我才知道，友人的生活饱经波折，最后总算渐入佳境。刚工作那几年，友人心里装着的，都是那些“够不着”的东西，大别墅，名牌车，奢侈享受，等等。后来，真的够得着了，可并不知足，依旧朝着“够不着”的方向前进。

在感情上，也如是。结婚多年，友人对平淡的感情觉得

乏味。后来，被一名刚参加工作的“新鲜人”所吸引，谱出了一曲“小三之恋”。可渐渐地，这段婚外情渐归平淡后，带给友人的是更大的空虚和落寞。他这才明白，之前被小三所吸引，是因为对方身上，有着自己在婚姻中“够不着”的东西。可一旦“够得着”之后，这段感情和婚姻一样，也就渐渐失去了新鲜感。领悟到这一点，友人后悔不迭。

友人说，尽管他向妻子坦白并忏悔后，妻子一度无法谅解，婚姻亮起了红灯，甚至差点走上离婚之路。但所幸最后，妻子选择了原谅。重归家庭后，尽管日

子一如既往的平淡，但心境不同，这样的日子过起来，竟也有着现世安宁的美好。而工作和生活，因为眼光从“够不着”的目标，渐渐向“够得着”的美好转移，所以尽管之前设定的一大堆目标依旧遥遥无期，但日子倒是过出美好的滋味来了。

友人感慨，平淡是真，够得着才是福！

我适才若有所悟。不管是婚姻还是工作，觉得不幸福，无非是因为眼睛总盯着“够不着”，却忽略了“够得着”的。让眼光从遥不可及的镜花水月，走下凡间，这幸福自然如约而至了。